

論文

与正反问句有关的几个问题

刘 长 征

要 旨

中国語の“正反问句”は反復疑問文とも呼ばれる。本稿は反復疑問文に関するいくつかの文法学界における異なる意見に対して分析を行うもので、主に以下のいくつかの問題について議論する。

- 1、反復疑問文の定義
- 2、“A不AB”式と“AB不A”式の反復疑問文について
- 3、“前置詞残置”(Preposition Stranding)式の反復疑問文
- 4、言語の規則性と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ける経済原則

キーワード：反復疑問文，省略形式，前置詞残置，規則性，経済原則

〇、引 言

現代汉语中疑问句一般分为是非问句、特指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四种。正反问句也称反复问句。本文讨论和正反问句相关的在语法学界尚存在争议的几个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 正反问句的定义
- “A不AB”式和“AB不A”式正反问句
- “介词悬空”(Preposition Stranding)式正反问句
- 语言的规范性和语言交际中的经济原则

一、正反问句的定义

1.1 朱德熙(1982)把正反问句称作反复问句,看作是选择问句的一种特殊类型,就是把谓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在一起作为选择的项目。这个定义从表达上来讲不够准确,因为一个句子的谓语部分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有时构成正反问句并不是把整个谓语部分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在一起,而只是谓语的一部分。比如:

- (1) a. 屋子收拾得干净吗?
- b. ?屋子收拾得干净收拾得不干净?
- c. 屋子收拾得干净不干净?

加下划线的部分“收拾得干净”是例句(1a)的谓语部分,其否定形式为“收拾得不干净”。按照朱先生的定义,例句(1a)的正反问句形式应该是(1b)。但是(1b)并不符合一般汉族人的语感,更自然的形式应该是(1c)。

1.2 另外,时间状语、地点状语、方式状语等成分从广义上说也属于句子的谓语部分。如果把这些因素也考虑在内,正反问句的形式会变得更为复杂。比如:

- (2) a. 他在教室学习吗?
- b. 他在教室学习不在教室学习?
- c. 他在不在教室学习?
- d. 他在教室学习不学习?

加下划线的部分“在教室学习”是例句(2a)的谓语部分,按照朱先生的定义,正反问句的形式是(2b),没有问题。但是,同时还存在(2c)、(2d)两种正反问句形式。如果单纯从形式上看,可以把(2c)和(2d)看作由(2b)通过同指成分删除得到的缩略形式:

- (2c) 他在(教室学习)不在教室学习?
- (2d) 他在教室学习不(在教室)学习?

从语义表达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对比重音强调疑问焦点的情况下,(2b)和(2c)的疑问焦点相同,询问“学习的地点是不是教室”; (2d)的疑问焦点则是“在教室的活动是不是学习”。所以(2c)和(2d)的来源是不同的,(2c)可以看作是(2b)通过同指成分删除得到的缩略形式,(2d)的表达意义和疑问焦点与(2b)不同,所以不宜把(2d)看作(2b)通过同指成分删除得到的缩略形式。

实际上,(2a)本身是一个同型歧义句。它的疑问焦点是由语用成分对比重音决定的。如果重音在“教室”上,对应的正反问句形式是(2b)或(2c);如果重音在“学习”上,对应的正反问句形式是(2d)。即:

- (2a') 他在'教室学习吗? → (2b) 他在教室学习不在教室学习?

与正反问句有关的问题

(2c) 他在不在教室学习？

(2a”) 他在教室’ 学习吗？ → (2d) 他在教室学习不学习？

再举一个例子：

(3) 他洗得干净吗？

例(3)的谓语部分“洗得干净”是一个述补结构，也是一个同型歧义结构。既可以是询问可能性，即“他能不能洗干净”，也可以是询问结果，“他洗得干净不干净”。在口语中，两种意义是通过重音位置的不同来区分的。如果重音在动词“洗”上，是询问可能；如果重音在形容词“干净”上，是询问结果。用正反问句的形式来表达，两种意义的结构形式是不同的：

(3a) 他’ 洗得干净吗？ → 他洗得干净洗不干净？（询问可能）

(3b) 他洗得’ 干净吗？ → 他洗得干净不干净？（询问结果）

由此可见，与一般的是非问句相比，正反问句有确定疑问焦点和消解歧义的作用，特别是当谓语部分比较复杂，形成焦点竞争的时候，正反问句确定疑问焦点的作用更为明显。同时，谓语部分相同的歧义结构，构成正反问句的结构形式不同，正反问句具有消解歧义的作用。

1.3 陈昌来(2000)关于正反问句的定义是：用谓语或谓语中的一部分组成肯定和否定叠合的形式进行提问，要求答者从肯定项和否定项中挑选其中的一项回答。正反问句的疑问点就是肯定和否定的叠合。

这个定义比较符合正反问句的实际情况，对母语为汉语的人来讲不存在问题，但是对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讲，谓语中的一部分到底指的是哪一部分，不同部分构成的正反问句在表达上有哪些差异，还需要更为详细的说明才能把握。

二、“A不AB”式和“AB不A”式正反问句

2.1 如果我们把正反问句肯定和否定叠合的部分记作“X不X”(当然否定词还可以是“没”，为了行文简便，一律用“不”代替)，“X不X”在句子中可以有許多变化形式。下面是陈昌来(2000)例举的谓语部分是双音节动词带宾语的句子用正反问句提问的形式：

(4) a. 你认识小王不认识小王？

b. 你认识不认识小王？

c. 你认不认识小王？

d. 你认识不认小王？¹⁾

e. 你认识小王不认识？

f. 你认识小王不认? ²⁾

g. 你认识小王不?

双音节动词或形容词“AB”的肯定否定形式叠合构成“AB不AB”，再删除否定词前的B构成“A不AB”式，如(4c)中的“认不认识”；或者再删除否定词后的B构成“AB不A”式，如(4d)中的“认识不认”。其中“A”和“B”是构成双音节动词或形容词“AB”的两个语素。

朱德熙(1991)认为，“A不AB”和“AB不A”分别是由动宾式构造“V不VO”和“VO不V”类推出来的。“AB不A”式虽然也存在于现代方言，也见于历史文献，可是这种形式远不如“A不AB”式活跃。

2.2 有的复合动词既可以用“A不AB”式提问，也可以用“AB不A”式提问，但是以前者更为常用。比如：

(5) 学习：你学不学习？ 你学习不学？

(6) 游泳：你游不游泳？ 你游泳不游？

(7) 考试：你考不考试？ 你考试不考？

(8) 洗澡：你洗不洗澡？ 你洗澡不洗？

(9) 理发：你理不理发？ 你理发不理？

这一类动词一般都是我们所说的“离合词”，即A和B之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

2.3 有的复合动词可以用“A不AB”式提问，但不能用“AB不A”式提问。比如：

(10) 习惯：你习不习惯这儿的生活？ *你习惯不习这儿的生活？ *你习惯这儿的生活不习？

(11) 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你知道不知这件事？ *你知道这件事不知？

(12) 认识：你认不认识他？ *你认识不认他？ *你认识他不认？

(13) 喜欢：你喜不喜欢这件衣服？ *你喜欢不喜这件衣服？ *你喜欢这件衣服不喜？

(14) 高兴：你今天高不高兴？ *你今天高兴不高？

(15) 讨厌：你讨不讨厌这个人？ *你讨厌不讨这个人？ *你讨厌这个人讨？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这一类动词的“AB不A”式是不合语法的。但是在其他方言及一些历史文献中，却可以见到这种用法。比如代表山东方言的《金瓶梅词话》中就有这样的例子³⁾：

(16) 妇人又问：你头里过这边来，他大娘知道不知？(13回)

(17) 我有庄事儿来告诉你，你知道不知？(21回)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却几乎见不到这样用法。我们以“知道”、“认识”、“喜欢”、“高兴”四个词为例，在“北京大学汉语语料库”的现代汉语库（一千六百万字）中作周遍检索，得到结果如下：

与正反问句有关的几个问题

例词	AB不AB	A不AB	AB不A
知道	29	23	0
认识	5	1	0
喜欢	8	2	0
高兴	6	0	0

从上表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双音节复合动词的正反问句形式还是以结构相对完整的“AB不AB”式为主，但是“A不AB”式也大量存在，有些常用动词“AB不AB”式和“A不AB”式的使用频率几乎相当，比如“知道不知道”和“知不知道”。

2.4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哪些复合动词不能用“AB不A”式提问呢？朱德熙（1991）曾经指出，凡是能拆成“AB不A”式的都是所谓“假动宾式复合词”。所谓“假动宾式复合词”是相对于真的动宾结构而言的。赵元任（1968）指出，真的动宾式结构，不管构成部分是独用还是连用，重音总在宾语上，所以常常有人把所有抑扬型的动词词语都看成动宾式，而把它游离开来用，而其实有的根本是另一种语式。述宾结构的重音总是在宾语上，假动宾式复合词也是如此。因此可以通过重音的位置知道一个复合动词可不可能理解成动宾式构造，进而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可以用“AB不A”式进行提问。比如“喜欢”的“欢”读轻声，与动宾式的重音结构不符，所以也不能用“AB不A”式构成正反问句。双音节的形容词一般不可能理解成动宾式构造，所以双音节的形容词只能构成“A不AB”式正反问句，不能构成“AB不A”式正反问句。比如“漂亮”只能说“漂不漂亮”，而不能说“漂亮不漂”。这种现象也说明，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韵律、节奏、重音等语音特征对句法结构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能用“AB不A”式提问的复合词，一定也可以用“A不AB”式提问；反之则不然，能用“A不AB”式提问的复合词却不一定可以用“AB不A”式提问。“A不AB”式是一种能力很强的格式，尤其是在口语中。在很多方言中，差不多所有的双音节复合动词都能拆成“A不AB”式。在普通话中，这种用法的使用范围也有逐渐扩大的倾向。

三、“介词悬空”式正反问句

3.1 所谓介词悬空（Preposition Stranding），是指介宾结构中的宾语如果经过移动律移出介宾结构，或是受到删除律的删除，留在原位的介词就挂单了。绝大多数的人类语言都不允许“介词悬空”，汉语也不例外。（黄正德1988）“介词悬空”式正反问句就是指介词的肯定和否定形式并列，前面肯定形式的介词宾语不出现的正反问句形式。比如：

(18) 你从不从这里出去？

(19) 你到底把不把功课做完？

例 (18)、(19) 中“不”前的介词“从”和“把”的后边没有宾语，就是所谓的“介词悬空”。黄文并没有否定这种形式的合法性，只是想据此说明这样的正反问句不是依靠删除规律形成的。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则明确指出：“介词不能单独作谓语，也不能用肯定否定并列方式提问。”⁴⁾ 然而，看一看下面的语言事实，就可以知道这一结论是不成立的。

(20) 那时候接到你的信，我心里就嘀咕过，你和惠惠住的那间，夜里究竟从不下里头上锁？

(刘心武《一窗灯火》)

(21) 她跟没跟你说过，她的女儿已经上中学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22) 就像一个人患了绝症病得要死一样，明明知道吗啡只能暂时减缓他的痛苦甚至还会有嗜瘾的不良副作用，你给不给他注射呢？(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23) 我身上正好还有一分钱，一分钱给不给存？(刘心武《我可不怕十三岁》)

(24) 手也伸得太长了，还把不把他们清洁班放在眼里？(陆北威《年轻人》，人民文学，1982年1月)

以上的例子都违反了介词不能悬空的规定，但是无论从句法还是表达上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是一般日常会话中经常使用的格式，如果改用完整式句子当然也成立，但有的会显得冗长拖沓。

3.2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介词都可以用肯定否定并列的方式提问。杨树森(1996)认为，能够用这种方式提问的基本上是那些既是介词，又是连词、动词或其他词类的兼类词。吴蒙(1982)认为能用这种方式提问的都是动词性很强的介词。我们考察了《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8822个词汇中标有介词词性的54个词，发现这样的概括并不准确。

在54个标注了介词词性的词当中，双音节词有13个，单音节词41个。只标有介词词性的27个，介词兼其他词类的27个。能否用肯定否定并列形式提问，与介词本身是不是与其他词类兼类并没有直接关系。“动词性”强也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如果说与动词兼类的介词动词性强，那么介词“从”不是“动、介”兼类，却可以用肯定否定并列方式提问，如例(18)、(20)；而“离”是“动、介”兼类词，作介词用时却不能用肯定否定并列方式提问。比如下面的两个正反问句中，例(25a)不成立。

(25) a.*你家离不离学校远？

b. 你家离学校远不远？

本文第二节讨论的“A不AB”式不仅限于双音节动词或形容词，对某些双音节介词

与正反问句有关的几个问题

同样适用。比如：

(26) a. 你按照不按照我说的话做？

b. 你按不按照我说的话做？

3.3 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角度考虑，语法研究应该清楚地回答哪些介词可以用肯定否定并列的方式提问，哪些介词不能用肯定否定并列的方式提问。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现在还很难用几条简单的规则说清楚。根据我们的观察，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A. 这种提问方式是一种口语性很强句式，所以能用这种方式提问的介词一般也都是口语中较为常用的介词。比如介词“对”和“对于”比较，前者更容易出现在这种句式中。另外像“自”、“于”一类文言色彩比较浓的介词和“据”、“鉴于”、“关于”等书面语色彩较强的词语一般也不用这种方式提问。

B. “介词+不/没+介词”结构自己是站不住的，不能脱离后面的介词宾语和动词单独成句，所以考察这种形式的合法性，应该把观察窗口扩大到动词部分，“介词悬空”式正反问句确切地说不是介词的肯定否定形式并列，只看“从不从”、“把不把”、“跟不跟”是没有意义的，后面的动词起着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有必要把介词短语和它所修饰的动词联系起来考察。

C. 能否用介词肯定否定并列方式提问，有时与动词的体范畴也有关系。比如“未然体”用否定词“不”提问，“已然体”用否定词“没”提问。有些介词由于本身意义的限制，在两种体范畴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比如介词“被”，下面两个例句“被不被人欺负？”和“被没被人欺负？”，后者的可接受程度要高于前者，这是因为“不”否定动词时，常常表示否定主观意愿，这与介词“被”表示“被动”的意义是矛盾的。

四、语言的规范性和语言交际中的经济原则

4.1 本文讨论的“A不AB”式正反问句和“介词悬空”式正反问句是否符合语法规范尚存在争议。特别是“A不AB”式正反问句的可接受性更是因人而异，这可能与个人的方言背景有关。比如上文中陈昌来（2000）所举的例子中，根据本人的语感可接受的只有（4c），（4d）和（4f）则完全不符合本人的语感。这一类格式是否规范在很多语法著作中意见也很不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

罗华炎（2000）曾专门撰文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只有“AB不AB”这种正反格式是规范的。一般语法书在论及动词和形容词这个共同的语法特点时，只提及它们能用“AB不AB”格式表示疑问而没有提及“A不AB”这种格式。还指出：删略音节应兼顾语义的完整性。认为“痛快不痛快”若简略成“痛不痛快”不妥，因为“痛”这个单音词意思和“痛快”

一词的有出入,而“想我不想我”可以缩略成“想不想我”,既顺口而又不致于引起误解。⁵⁾

范继淹(1982)承认部分“A不AB”式正反问句的语言事实,但认为很多复合词不能用“A不AB”式提问,比如“前不前进、互不互动、互不互助、组不组织、决不决定、零不零售”等说法都是不合格的。

刘道英(2001)则对“A不AB”式正反问句持彻底否定态度,认为它“不合法、不合理、不合用”,“基本属于不合格句”。

邵敬敏(1996)指出“A不AB”缩略式已经影响并渗透到北京方言,乃至普通话中去了。它是否合乎规范尚有争论,尚待时间考验。

吕叔湘(1999)对这种格式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在讨论“A不A”反复问句时指出:如果A有两个以上音节时,往往只重复第一个音节,如“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4.2 对外汉语教学非常重视语言的规范性,所以没有把这一类尚存在争议的格式纳入语法教学。《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中,用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相叠提问的项目中就没有包括这一类格式,所列的都是相对的完整形式。然而,这类语言现象在现实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而且也得到了公众语感的支持。张敏曾经做过统计,在16个35岁以下的说北京话的调查对象里,使用“A不AB”式的人占95%。⁶⁾我们认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不应该无视这种语言事实的存在,尤其是在汉语口语教学中,更应该重视这种精炼简约、自然实用的表达方式。

4.3 任何正在使用中语言都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否则这种语言就会失去活力。一种新的语言形式出现以后,能否在语言系统中立足并最终稳定下来,受多种因素制约,其结果取决于哪种制约因素在竞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A不AB”式及“介词悬空”式正反问句的存在,是语言运用中的经济原则作用的结果。

人们在使用语言传达信息的过程中,在保证完成语言交际功能的前提下,总是希望选择最简单的形式,这就是语言的经济原则。Quirk等人提出了“尽量缩约”的语用原则,即“不管任何特定情况中人们关于最清楚的表达持有什么样的理由,一般总是强烈地倾向于采用最经济的变体,即那种表现最大程度缩约的变体,在其他情况相同时,语言使用者总是遵循‘尽量缩约’的准则。”⁷⁾虽然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存在羡余性,但是在口语表达中,经济性要远远大于羡余性。

当然,经济原则也不能违反语言系统的内部规律,不能破坏一种语言的内部系统性。语言的规律性和系统性是在不断变化当中保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判断一种语言现象是否符合语法规范,也应该采取运动和发展的观点,以语言事实为根据,从语言事实中总结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不能无视语言事实,更不能削“语言事实”之“足”适“语法规则”之“履”。

与正反问句有关的几个问题

注释

- 1) 本文对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合法性持否定态度。
- 2) 同1)。
- 3) 转引自朱德熙(1991)。
- 4) 参考文献[10], 第339页。
- 5) 实际上,“痛不痛快”和“想不想我”不属于同一个结构层次,前者是“A不AB”式,后者是“V不VO”式。“AB”是一个复合词,中间不能插入别的成分,“VO”是一个述宾结构,中间可以插入别的成分。跟“V不VO”相当的不是“A不AB”,而是“A不AB+O”;跟“V不V”相当的不是“A不A”,而是“A不AB”。参看朱德熙(1991)。
- 6) 转引自朱德熙(1991)。
- 7) 转引自崔卫(1999)。

参考文献

- [1] 范继淹(1982)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中国语文,第6期。
- [2]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3] 朱德熙(1985)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第1期。
- [4] 朱德熙(1991)“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第5期。
- [5] 赵元任(1968)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6] 黄正德(1988)汉语正反问句的模組语法,中国语文,第4期。
- [7] 袁毓林(1994)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邵敬敏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8] 陈昌来(2000)现代汉语句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9] 李小凡(1990)也谈反复问句,语言学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0] 黄伯荣、廖序东(1983)《现代汉语》,甘肃人民出版社。
- [11] 邵敬敏(1996)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2] 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13] 罗华炎(2000)何者规范?AB不AB抑或A不AB?,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14] 刘道英(2001)“A不AB”谓语句与正反问句的比较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1期。
- [15] 崔卫(1999)俄语口语与语言的经济原则,中国俄语教学(季刊),第4期(总第83期)。
- [16]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2000)汉语8000词词典,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